

从“千分考”结束看高考拐点

姜泓冰

今日论语

过了春节,就是许多高三学生的焦虑奔忙期——大学的自主招生季开始了。

刚刚过去的周末,最受关注也最令人感慨的,当属复旦大学的“千分考”。这个学名本为“复旦水平测试”的考试,作为复旦大学在苏浙沪三地选拔学生的笔试依据,从2006年起施行至今已广为人知,因其将十门高中科目浓缩于共1000分的200道题目中,在三小时内,学生答对得分、答错倒扣分,而得了“千分考”的浑名。猝不及防的是,从高校到学生都很适应了千分考,今年竟到了最后一次——从2015年起,

复旦大学在上海地区的自主招生将采用本地推广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面试为依据。

“末代千分考”让一些人有些不舍。它仅关乎复旦一校,却又是国内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一种象征和代表。2006年,经教育部批准,复旦在上海率先采用千分考加教授面试形式试行“自主选拔录取”,曾被称为“破冰之旅”——打破延续数十年铁板一块的“一考定终身”高考制度,开始体现高校和考生双向选择意愿的自主招生改革。

转眼九年过去。“千分考”加面试已是复旦在上海地区的招生主渠道,在苏浙两省也已占了录取人数的50%。但随着全国范围内加入自主招生改革试点的高校增多,当年

的星星之火有了燎原之势,人们越来越多看到的学校自主背后,学生赶考的“不由自主”、“不胜其扰”。

既要筛选人才又要减压减负,对于高校来说,如今,理念要求相近者的结盟同考是一种选择,采用各省市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选拔也是一种选择;将所有科目压缩在一张考卷里以便测试学生知识水平是否广博是一种做法,择其重点,只考数学、语文或数学、理化是另一种做法——在众声喧哗里,改来变去,其实每一种都不免要受诟病,因为依然必须参加高考,怎样做都是“增负”。

但偏偏,高考仍是无人敢于撼动的那一道槛。在这个诚信缺失、腐败仍存的背景下,再痛切于青年人

的好奇与创新才智毁于死记硬背和漫漫题海中、急于推动教育体制改革的人,也深深地懂得,没有哪种方法,能够与高考比肩,像一道最坚固的大坝,来守住公平公正的底线。

一步三摇,退一进二。高考改革、高校自主招生制度改革步子,总不能令人满足。但教育的事,原本就不该“只争朝夕”,更要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道德文明建设相一致。从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到近期频传的高考科目、分值变化方案,种种迹象都在提示:“开弓没有回头箭”,从2006年至今的小步探索,终将汇成中国高考制度的最终质变。

别了,千分考;希望是更好的开始。

新民随笔 我想开书店

晏秋秋

假如攒够了生活的钱,假如获得了生活的闲,我很想开一个书店。

不是那种百科式的“书籍超市”,不是连书都摸不到的“网上书店”。我设想中的书店,应该开在一个僻静的街道,租金不高,客人也不必很多。

室雅何须大?书店能放上四五个书架,摆出几百本书,就行。书店的一角,一定要留出一个空间,摆一张茶几,放一张椅子。书店开门,我就坐在这个角落看书,喝茶。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高境界。

卖什么书,也不卖教辅书!我一直觉得,如今一些教辅书,“火气”太大,比金庸、古龙的武侠都激烈。书店里,可以卖一点散文集,卖一点今人的诗集。书店是让人感受文学之美的。我很讨厌啃大部头的艰涩之作,书店里最“难读”的书,最好不要超过一些民国文人写的杂文。我也很讨厌名人把过去说得很艰难,很少有名人能在自传中保持客观。所以,在这个书店里,名人传记是不卖的。

此外,养生类、投资类、营销类的书籍,我也不想买。书店不要弄得大复杂,从书中得到宁静,才是最大的享受。出于偏好,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可以卖一点。读历史书读累了,可以读一点其他书,换换脑子。

在书店的地上,要建一排木头的架子。这样,客人就能坐在架子上看书了。在书店里看什么书,看多长时间,关系不大。你买,或者不买,书总在手里,不增不减。再者,书店里放的书,都是我喜欢的。有同好者分享,不亦快哉?

我原本以为,这样理想化的书店,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少的。或许,它只能永久留存于心中。将来我有钱、有闲的时候,大概也只是搓搓麻将、炒炒股票吧。但上周五,看了一档节目,一名书店老板居然可以把成千上万本书的书名、作者名、出版社和定价记得一清二楚。而他挑战脑力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生存,也为了把更多的书,带给山区的孩子。

我觉得,这个老板是个有勇气的人。我还觉得,从现在开始,我可以积攒勇气了。

新民新语

苍白的纪念

曹刚

91岁的奶奶走了,比万里之外的秀兰·邓波儿早几个小时。和大明星相比,她只是小人物,普通劳动妇女。四女一子,四世同堂,是她最宝贵的财富。

我负责写悼词。提起笔,高中三年和奶奶相依为命的点滴回忆,涌上心头,但除此之外,关于她的事,脑中一片空白。介绍逝者生平,是悼词必备要素,我却几乎一无所知。只能求助父亲和姑姑,努力寻找关键细节。

抗日战争的炮火中,她嫁给爷爷。解放战争的硝烟里,她孤身来上海当妈妈。几年后,经东家介绍,爷爷也从江阴老家来沪,进入申新九厂。原来,爷爷是纱厂男工,我以前一直把“九”错听成“酒”,以为他在酒厂工作。他们安家闸北,10多平方米的小屋,最拥挤时,全家7人同住。

奶奶没工作,现在叫自由职业者。她做妈妈,当裁缝,还干许多杂活,比如从闸北家中步行一个多小时,到十公里外的宝山锄草,再卖草换钱。奶奶本有机会挂靠一个单位,但她更向往自由。晚年,她还做过多年居民小组长,为社区出力。

我开始有些理解,5年前动拆迁时,奶奶为什么那么伤心。在那片“下只角”棚户区,她从1952年住到2009年,所有难忘回忆,都在那里——和丈夫携手打拼,抚养子女,含饴弄孙,裁衣挣钱,搓小麻将,左邻右舍亲如家人……许多故事已随风飘散,为什么我没想到,早一点去问奶奶呢?

我不清楚,奶奶和爷爷有过一段怎样的爱情,只知道,1982年爷爷去世后,奶奶没有再嫁,独自坚强生活了32年。

奶奶没文化,进过扫盲班,认识一些简单汉字,会写名字。我见过她写,缓慢、吃力、歪斜,看得有些心酸。我写的报道,她从没读过,恐怕也读不懂,我也从没尝试读给她听。

我们身边每个老人,都是一本活着的历史书。在那里,能读懂家族变迁,饱览人生起伏。书里藏着的坎坷故事,可能比小说和电影情节精彩。可我们这些忙碌的晚辈,总是视而不见。非要等到准备悼词时,才发现心中的纪念,是如此苍白。

别光顾着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多陪陪老人吧,不妨就从“听他们讲那过去的事情”开始。

不妨让老年人再社会化

权威声音

当我们日益关注养老问题时,老年人的再社会化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几天前,记者过马路,恰巧碰到两位老年人带着孙子闯红灯。小孙子虽然不停地叫着“灯没绿”,却奈何力有不逮,被二老一左一右夹在中间冲了出去。

老年人无视各种规则的现象,在我们身边并不鲜见,插队、扰民、逆向骑车、随地吐痰……这些不文明

的行为,有时就因为主体是老年人,旁人也不好多加劝阻与责问。一方面社会发展进程飞快,过去的宣传与规范并不到位,使得不少老年人缺少了规则的“红线”。另一方面,当退休的“分界线”使得老年人身份角色出现巨大变化时,不少人逐步脱离社会化的教育与秩序,成为“边缘群体”,对于规则也采取了忽略的态度。无论是哪种原因,都提醒着我们,让老年人及时再融入社会,成为秩序与规则的遵守者甚至保护者,亟待解决。

寻找解决途径,需要老年人利

用闲暇时间完善、提升自我,为社会发挥余热。更大程度上,政府应搭建更多平台,宣传普及社会秩序与规则意识,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年届九十的刘盛兰,费力地四处拾荒,坚持助学;退休20年的胡佩兰,仍然坚持每天义诊,为百姓守护健康……让老年人这笔社会财富得到充分挖掘与发挥,既能让家庭与社会愈发和谐安详,更能让我们跑步进入老年社会的路途,步伐更加稳健。(朱磊 全文刊今日《人民日报》本报有删节)



颁奖经济

医院颁奖暨庆典,明码标价挂上面。糊弄百姓有道具,买个牌坊撑门面。一个名叫「医院管理学会」的组织在北京召开「二〇一三中国医院管理学术年会暨颁奖典礼」,这里的奖项明码标价,很多与会者愿意花高价前来「购买」。

孺子牛画

网视舆情

移不移民,如何移民,移民后果如何,最近加拿大拟终结投资移民这一消息引发部分民众的感慨,移民又一次成为舆论焦点。移民是个特殊的议题,它不仅是成功者的偏好,也不只是基于个人自由的用脚投票,而且是一种含有罪孽感的行为,这就意味着,这种在现代社会看似正常的现象,在当下中国却要受到非同寻常甚至颠覆性的解读。

移民话题并不新鲜,它近年来进入公众视野,与当下中国社会日趋普遍的环境焦虑有关。自雾霾天气侵蚀全国各地,在媒体的相关议题设置中,雾霾几乎无一例外被符号化,它被视作“中国模式”的特殊象征,在关于雾霾影响的连篇累牍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移民

何小手

的报道中,背后往往寄托了媒体对经济政策乃至发展模式调整的渴望。这其中一种典型的报道视角是,关注外国人在中国的感受和心态变化,甚至去年年底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辞职的消息传出后,网上一度流传路是基于雾霾天气的考虑。至于环境恶化对国人的影响,则经常表现为愈演愈烈的移民冲动,也由此催生了“环境移民”这一时髦的说法。

当环境恶化几成事实,“环境移民”就成为不得不正视的现象,民众一方面对环境变化表达焦虑,另一方面借助“环境移民”现象,又的确流露出某种唱衰论调。由于移

民者多是富人群体,直观上看,它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损失,甚至也意味着社会公正的缺失,于是舆论热衷讨论“环境移民”的现象,被部分媒体视为一种“阴谋”,“对富人移民的炒作,有向改革施压之意,为富人逃避社会责任制造舆论。”这种批评富人移民的视角颇有代表性,它认为移民是富裕阶层在逃避责任,因此值得警惕。

这种简单视移民为逃避责任的观点有失偏颇,即便在富裕阶层中,一旦具体到个体,每个人的成长道路大相径庭,并非每个富人都有原罪。此分析不难赢得认同,只是,这种理性在当下对移民的讨论

中可能早已沦为非主流,在传统思维中,不移民始终被视作爱国的一种象征,那些被尊为坚持不移民的公众人物,受到大量网民的嘉奖与追捧,与之相对,用主流的视角看,移民其实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背叛。

鼓吹移民或者警惕移民态度迥异,它们的分野甚至可以视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思潮。不过两者也有共识,比如近年来各方对裸官可谓是同仇敌忾,政协委员的外籍身份现象一度遭遇舆论谴责,并强调官员对国家的忠诚。如此看来,移民现象既可能衍生出一种批判工具,也可能形成一种共同的底线。